

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著
陈筱卿/译

Bali
sheng
muyuan

安徽文艺出版社

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巴黎圣母院

[法]雨 果/著
陈筱卿/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Hugo, V.)著;陈筱卿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 8

ISBN 7-5396-2452-3

I. 巴... II. ①雨...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518 号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著 陈筱卿 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875

字 数:414,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452-3

定 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51)4841331 邮编:230051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名著以其优美的文字、丰富的艺术表现及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世界文学名著的阅读,对人们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对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完善健全的人格,培养深厚的人文精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推出了这套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宝库》虽然冠以“世界文学”,但其选目却仅为外国文学作品。本社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外国文学出版,拥有相当一批国内著名的译作者。特别是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日积月累,渐有所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本丛书的编选,参考了国家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所选作品多为本社积累的名家名译;为增加阅读趣味,所选作品都配有精美的插图。

本社将更进一步贴近新老读者,力求本丛书涵盖广泛、遴选严谨、编校细致、制作精良,以便于读者阅读、收藏;本社也期望新老读者关心本丛书,不断提出好的建议,以便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译 序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生于法国贝藏松市的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将军的家庭。幼年时代,曾跟随其父的军队足迹遍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因此,其童年生活充满着动荡和新鲜之感。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十分忠诚于波旁王朝,离开自己的丈夫之后,独自担负起教育儿子的重任,尽力地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自己的儿子。

雨果天资聪颖,早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不时地写一些短诗、长诗。早期的作品深受法国悲观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影响。在其第一部诗集《颂诗集》(1822年出版)的序言中,他竭力歌颂法国大革命时期复辟王朝的大本营旺代省和波旁王朝,赞美中世纪的修道院和骑士,声称“人类历史只有从保皇思想和宗教信仰的高度来观察时才富有诗意”。这第一部诗集为他在法国贵族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法王路易十八还赏赐给了这位年轻诗人以丰厚的年金。随后,1823年,在他年方二十一岁时,又出版了充满神秘、恐怖和富于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冰岛凶汉》。三年过后,1826年,他又根据1791年发生在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的真实事件,写了一部名为《布格—雅加尔》的长篇小说。他在这部小说中,热情洋溢地塑造了一位黑人领袖——布格—雅加尔——的英雄形象,愤怒地揭发了凶残的白人种植园主们的野蛮、残暴行径,对压迫和奴役进行了猛烈的鞭笞。

二十年代后期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反对波旁王朝的力量大大增强。青年雨果深受鼓舞,与

其少年时期的保皇思想断然决裂。他开始接近反对派,宣扬艺术要摆脱古典主义的种种束缚,被保皇派宣布为“叛徒”,但却受到法国文学界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1827年,他写出了剧本《克伦威尔》,把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作为主人公,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他的《〈克伦威尔〉序言》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一篇别具一格的宣言。在这篇《序言》中,他义正词严地、雄辩地捍卫了新浪漫主义戏剧的原则。他强烈地反对只允许把帝王将相作为正面人物搬上舞台的古典主义的等级分法,而要求描写那些集悲剧和喜剧、崇高和卑下于一身的活生生的人们,为使艺术接近生活现实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当然,尽管如此,雨果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是相对的,因为他的要求和艺术家要有无限自由的要求混杂在了一起。按他的理解,艺术家要摆脱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庸无聊,成为富有诗意的人,则应当凭借自己的想像来改造现实,把现实给浪漫主义化了。

雨果随后又写了不少的剧本,如《玛里翁·德·洛尔姆》(1829)、《艾尔纳尼》(1829)等,以及抒情诗集《东方集》(1829)、《秋叶集》(1831)。这之后,他于1831年出版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在这部小说中,雨果反对教权的思想倾向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部小说不是一部平庸的传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再现了十五世纪巴黎的生活场景,描写了王室与教廷的明争暗斗、路易十一及其宠臣们的种种丑态、巴士底狱、巴黎“圣迹区”,以及丐帮攻打圣母院的惊险场面,而且,在小说的开头,作者还用了大量篇幅,不厌其详地描绘了巴黎圣母院这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艺术的杰作,把这座大教堂描写得栩栩如生。雨果在这部小说中,把人民群众视作真正的主人公,视作主宰未来的历史力量,使他终于成为无出其右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优秀代表。

1848年革命之后,雨果被选入制宪会议,后又被选入立法会议,他一直在捍卫着共和国。当1851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在一小撮冒险家的帮助下推翻了共和国,建立了第二帝国,成了拿破仑第三的时候,雨果愤然而起,与之展开了激烈的

斗争,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和报刊上,口诛笔伐。赫尔岑在《文学遗产》(1937年,第31—32卷,第823页)上写道:“……1851年12月2日,雨果挺身而出,面对刺刀和枪炮子弹,号召人民起义;他迎着枪林弹雨,反对政变,当局势已无法挽回时,他便离开了法国。”

他被迫流亡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后又被拿破仑第三赶走,只好移居到大西洋上的两个英属小岛上。这一去便是十九个年头。在这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中,他的政论和讽刺才能大放异彩。1852年,他写出了《一个罪行的始末》,深刻地揭露了拿破仑的冒险行径。同年,他还写了政治评论《小拿破仑》。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把满腔怒火和无情的讽刺全部向这个拿破仑倾泻出来,并且号召人民进行反对帝国的斗争。但是,雨果对这次政变的原因并未看清楚,只认为这是篡权者的险恶用心所致。因此,马克思指出了他的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1853年,雨果的政治诗《惩罚集》问世。诗中充满了这位爱国诗人对祖国遭受蹂躏所表现出的悲愤不已。这些诗成了公民抒情诗的典范,对巴黎公社社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列宁也十分欣赏雨果的这些诗。他的夫人在回忆列宁时说道(《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860—8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在第二次流亡的时候,伊里奇在巴黎很喜欢读维克多·雨果描写1848年革命的诗《惩罚集》,这些诗是雨果在被放逐中所写后秘密传到法国的。这些诗里很多地方夸张得有些天真,但是还可以感觉得到革命的气息。”

流亡中的雨果,不仅在用他那支犀利的笔为自己的祖国而战斗,而且还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反对压迫各个民族的刽子手,包括对中国人民,他也是充满着一位伟大诗人的情

怀的。1861年11月25日,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回答了后者征询他对远征中国的看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英法两个殖民主义帝国对中国的侵略。这个叫巴特雷的法国上尉,随英法联军侵略了中国,并参与了劫掠、焚烧圆明园。回国之后,这个上尉与其他侵略者一样,将自己的罪行视为功勋,到处夸耀,还想从当时也大名鼎鼎的雨果那儿得到一些赞誉,但却遭到了雨果的讽刺、挖苦和痛斥。这封信对了解雨果实在是弥足珍贵,为此,不妨在这里将其中的主要部分译出,以飨读者。雨果在回信中写道:

……既然您想知道,那么下面就是我的看法:

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名叫‘圆明园’……如同帕特农是理念艺术的代表一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像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与帕特农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仅是一个无出其右、举世罕见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的……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光彩夺目的宝洞。这就是圆明园。它是靠两代人的长期辛劳才问世的。这座宛如城市、跨世纪的建筑是为谁而建?是为世界人民……人们常说,希腊有帕特农,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巴黎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情影。

这个文明已不复存在。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口袋，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劫掠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法之财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在此之前，我谨作证：发生了一场窃盗，案犯是两名强盗。

先生，这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赞美之词……

伟大的雨果对英法两个强盗的侵略行径愤愤不平，大加讽刺和挖苦。而作为一个中国人，读到这里，应该念念不忘这奇耻大辱。

雨果在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中，创作出了大量的名篇佳作，诸如广为人知、深受欢迎的《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等。直到拿破仑第三倒台之后，雨果才返回自己的祖国。在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期间，他不仅向巴黎人民发表演说，撰写呼吁书，还报名参加了国民近卫军。

对于巴黎公社的世界意义，雨果不太理解，但他对无产阶级仍抱着同情的态度，他激烈反对资产阶级疯狂镇压公社社员，并且还保护过他们，让他们躲在自己在比利时的家中，致使自己受到资产阶级的报复、陷害。

雨果是列夫·托尔斯泰喜爱的作家之一。法国进步文学继承了雨果的热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的诗在抵抗运动出版的地下刊物上不断刊出，激励了法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斗争。应该说，雨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复杂的道路，但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主要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记录。雨果写完并发表《海上劳工》才算完成由《巴黎圣母院》开宗明义，继由《悲惨世界》淋漓演绎，终以《海上劳工》重彩结幕的“人类命运三部曲”。完成这三部曲后，雨果就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这三部曲构

成了作者人道主义思想体系。雨果从其“自由自在的心灵和无拘无束的想像力”，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人类在自己的发展史中，与宗教、法律、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样永恒性的主题，因而比许多大作家更加伟大，无愧于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该译本原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因出版合同已到期，现交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人对原译本进行了修订，但愿该书能继续受到读者们的喜爱。

陈筱卿

二〇〇四年春于北京

原作序

几年前，本书作者在参观，或者更好地说是在探索圣母院的时候，在那两座钟塔中的一座的暗角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写体的单词：

’AN A ΓKH^①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字母，由于年深日久而发黑，且深深地嵌进石头里。我不知道它们那哥特体的怪状和笔法究竟是什么含义，仿佛在暗示那是个中世纪之人的手迹，特别是它们所蕴含的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震撼了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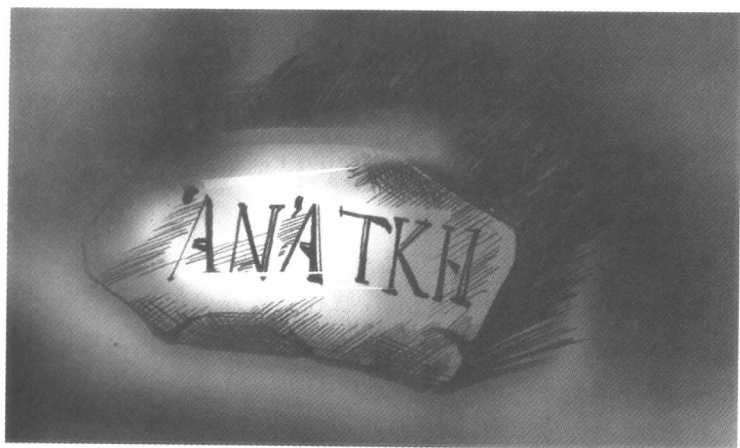
他寻来思去，竭力猜想那痛苦的灵魂会是谁，为什么不把这个罪恶的或悲惨的印记留在古教堂的额角上就不愿撒手西归。

后来，这堵墙粉刷过或刮擦过（弄不清是哪一种原因），字迹不见了。因为近二百年来，人们就是如此处置这些令人叹而观止的中世纪教堂的。它们通体都遭受过摧残，内外皆然。神甫粉刷它们，建筑师刮擦它们，接着，百姓们又来拆毁它们。

因此，除了作者在此提供的一点微弱的回忆而外，刻画在圣母院幽暗钟塔角落上的那神秘单词，以及该词如此悲戚的浓缩的那个素无人知之人的命运，今天已再没剩下什么痕迹了。好几世纪前在此墙上写下这个词的那人已不复存在了，永远泯灭了，这个词也从教堂的墙上消失了，而这座教堂本身或许也会很快从大地上消失。

① 希腊文，意为“命运”。

作者正是根据这个词写下了这部书。



在那两座钟塔中的一座的暗角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写体的单词。

1831年3月

定刊本附记(1832 年)

有人说本版大概增加了好几个“新”章节,这么说是错误的,应该说是加了“未印稿”。的确,一说“新”,人们就以为是“新写成的”,而加进本版的那些章节却并非“新”的,而是和这部作品其他部分同时写成的,起始于同一时期,源自同一种构思,原本就是《巴黎圣母院》手稿的组成部分。再者,作者不相信此类作品在完成之后还能作一些新的发挥,绝不能任意发挥。作者认为,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应一贯到底,一出戏的所有场次应一气呵成,可以说必须如此。切莫以为构成你们称之为戏剧或小说的那个整体、那个神秘小天地,在各个部分的多寡上可以随意处置。拼凑嫁接的方法是会损害应该一气呵成、不能走样的这类作品的。一旦写成,就别改弦易辙,大加修改。书一旦出版,作品的“性别”无论是“雄”是“雌”,只要一经肯定和宣布,就定性了,犹如婴儿发出了第一声哭喊,他(她)就生下来了,性别已定,父母便无可奈何了,就属于空气和阳光了,死活只好听之任之。如果你的作品是失败的,那就随它去吧,不要给失败之作增加篇章。如果它不完整,则应在构思时就使之完整。如果你的树木弯曲扭结,你也无法使它再挺拔了。如果你的小说患有沉痾,如果你的小说没有生命力,你也无从把它所缺乏的生命力再赋予它。如果你的戏剧生来就是断腿的,相信我,不要去给它装上假腿。

读者清楚地看出所加进去的这些章节并非特地为这次再版而写的,作者对这一点特别赞赏。本书的前几版之所以没有印出这些章节,是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巴黎圣母院》第一次刊印时,包括

这三个章节^① 在内的那些材料丢失了。要么是把它们重新写出来，要么就弃之不顾。作者考虑到这三个章节中只有两个章节在知识的广博方面有点重要性，都是关于艺术和历史的章节，但就戏剧或小说的内容而言，则无伤大雅，读者不会看出它们的缺漏的，而只有他，作者本人，深知这一缺陷的秘密。所以他便弃之不顾了。再者，如果言必务尽的话，那是他的惰性使得他在重写丢失的这三节这一任务面前退缩了，他认为倒不如另写一部小说来得简单。

现在，丢失的这三节找到了，他便抓住时机使它们回归原位。

因此，这就是他的这本书的全貌，一如他原先想像的，原先写成的样子，好也罢，坏也罢；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好，昙花一现也好，反正这就是他所希望的样子。

对那些鉴别力极强，但在《巴黎圣母院》里一味寻觅悲剧情节和离奇遭遇的人来说，重新找到的这几个章节想必并无甚价值。但或许会另有一些读者，他们并不认为研究研究这本书里隐含的美学和哲学思想是无用之举，他们在读《巴黎圣母院》时，乐意于辨认传奇故事里的故事以外的事情，并通过诗人的这样一部作品——请勿怪罪我们用这些有点狂妄的用语——去探索历史学家的体系和艺术家的目标。

也正是为了这些读者，在承认《巴黎圣母院》值得成为一部完整作品的同时，把这几个章节加进了这一版本，这将使《巴黎圣母院》完整无缺。

在这几个章节中的一节里，作者表达并且展示出关于建筑的江河日下，以及依他之见，这种艺术中的王中王的不可避免的死亡。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在他脑子里已考虑良久，根深蒂固。但他感到有必要在这里说一下，他殷切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证明是他错了。他知道，所有一切形式的艺术都把全部希望寄予新一代。这新一代的才华尚处在萌芽状态，但人们已听到他们在涌动。种子撒进了犁沟，势必丰收在望。他只是担心——读者会在本版第二册中看出是什么原

① 指第四章第六节和第五章的第一、第二节。

因——建筑艺术在这片偌许世纪以来一直是该艺术最好园地的古老土地上失去了活力。

然而今天,青年艺术家们生命力旺盛,精力极为充沛,并且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以致现今,特别是我们建筑学校的教师们,他们虽然可憎可厌,但却不仅是不知不觉地,甚至是完全不由自主地在造就一些优秀的学生。这同贺拉斯^①提到的那个陶器匠正好相反,此人寻思制作双耳尖底瓮,但做出来的却是锅。Currit rota,urceus exit.^②

但是,话说回来了,不管建筑艺术的未来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们有朝一日会怎样去解决他们的艺术问题,在我们期待着新的雄伟建筑的时候,还是把古老的雄伟建筑保存住吧。假如可能的话,让我们把对民族建筑的爱灌输给我们的民族吧。这就是作者所宣称的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这就是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之一。

《巴黎圣母院》或许展现了有关中世纪艺术的一些真情实景。对于这一卓绝艺术,有些人至今一无所知,或者更糟的是,还有一些人至今对它仍不屑一顾。但作者远未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他自愿承担的这一使命。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为我们的古老建筑辩护,他已经大声揭露许许多多的玷污、毁损和褻渎的行为。他是不会懈怠的。他已下定决心要经常谈起这个问题,以后还要提起的。他还将孜孜不倦地维护我们的那些历史性建筑,一如我们的毁损圣像的艺术流派和学院派对它们进行疯狂攻击一般,因为眼看着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到这种人手中,眼看着现今的泥瓦匠们恣意地处置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真让人痛心伤怀。对于我们这些聪明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看到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只是向他们吆喝几声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耻辱。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指发生在外省的事,而且还指那些发生在巴黎的事,那些发生在我们的门口,在我们的窗前,发生在这座大城市,在这座有文化、有报纸、有言论、有思想的城市里的事。这种破坏文物的行径每天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爱好艺术的巴黎

① 古罗马著名诗人(纪元前65—前8年),其代表作《诗艺》,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影响很大。

② 拉丁文,意为“轮子一转,做成了锅”。

群众的眼皮底下,当着被这类胡作非为搞得狼狈不堪的批评界,被策划、商议、动手、继续,并且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着。在我们结束这篇附记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憋不住,非要举出其中的几桩不可。他们刚刚毁掉了大主教堡,那是一座并不算高雅的建筑,所以为害倒也不大,可他们连带着毁掉了主教宅第,那却是罕见的十四世纪的遗物,拆毁它的人竟无知到没把它同其余的建筑区分开来。他们良莠不分,麦苗和稗子一起除掉。他们扬言要把樊尚堡的美妙小教堂夷为平地,用其砖头来修一个不知什么工事,可多梅尼尔^①并不需要那样的工事。人们一面耗费巨资去修缮和修复波旁宫这个废墟,却听任圣小教堂里的彩绘大玻璃窗被狂风刮掉。在圣雅克·德·拉布什里教堂的钟塔上,近日来搭起了一个脚手架,也许不一日的某天早晨,便要挥镐拆塔了。一个泥瓦匠给找了来,准备在法院大楼的庄严塔楼之间盖一间小白屋,可又另找了一个泥瓦匠来糟蹋圣日耳曼·德普雷这座有三座钟塔的封建时期的修道院。您甭说,还会找另一个泥瓦匠来拆毁圣日耳曼·奥克塞卢瓦教堂的。这帮以建筑师自诩的泥瓦匠,都是由省府或小老百姓给钱的,而且一个个都穿着绿制服^②。他们假充风雅,凡是对真正的风雅有害的一切,他们无所不为。在我们正在这么写的时候,真是可悲至极,他们当中的一个正在处置杜伊勒利宫^③,另一个又在菲利贝尔·德洛姆^④的面墙正中央又砍又凿。看着那家伙用他那笨拙的建筑术厚颜无耻地在凿通这座文艺复兴时代最精致的面墙之一时,真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832年10月20日,于巴黎

① 法国将军(1776—1832),曾三次保卫过樊尚堡。

② 系指法兰西学院院士所穿的制服,意指该院院士。

③ 旧时王宫,今已废,改建成了花园。

④ 十六世纪法国大建筑师,杜伊勒利宫系其所建。



Balishengmuyuan

译序.....	陈筱卿
原作序.....	1
定刊本附记.....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48
第三章.....	97
第四章.....	126
第五章.....	149
第六章.....	174
第七章.....	214